

闺房秘事

卫慧
著

现代女性情感探秘丛书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与棉棉、周洁茹合称为新新人类三剑客的卫慧，是一位唯美的女性心理探索小说作家。90年代末期步入文坛。2000年长篇小说《上海宝贝》问世，便轰动文坛。不久由于「原因不详」的原因而遭封杀：

封杀之后的卫慧没有消沉，而是积极地寻找差距，进行自我反省，同时又不断地进行创作上的更新。这套《现代女性情感探秘》的产生，是她这30年来的精心之作。

通过这套作品可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到卫慧和她成长历程与情感世界。

卫慧在这套《现代女性情感探秘》丛书中以摇曳多姿的文笔，精巧自然的布局，明丽晓畅的语言，再次勇敢而翔实地探索了现代女性成长过程中那些属于日记内容的个人隐私。

卫慧作品集

闺房秘事

卫慧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闺房秘事

卫慧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12

(丽人行)

ISBN 7-5387-1779-X

I. 闺...

II. 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5071 号

责任编辑:黄茂初 技术编辑:易 平

封面设计:王 越

出版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经 销 长春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长春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1

字 数 250,000 字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7-1779-X/I · 1684

定 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关于拍卖版权一事答记者问

● 《海峡都市报》记者 秦戈

记者：卫慧，10月初，本报刊登了你公开叫卖近期创作的长篇小说《云雨私情》、《性爱日记》的消息后，在新闻界引起轰动。请问，你当初以这种方式“叫卖”是出于什么样的初衷？是仅仅想让作品引人注目的创意吗？

卫慧：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既有一般商品的共同属性，又不同于一般商品，严格地说，小说是一种永久性的精神财富。既然是商品，就完全等同于一般商品，当然可以拍卖。实际上，这次拍卖既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今年5月初，北京一位文学前辈读了我的两部长篇小说后，觉得“耳目一新”，便提议我卖个好价钱。当时，前辈风趣地说，你爱好写作，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本来我也一直有这个想法，我们一拍即合。我想把拍卖这6部小说当作一种大胆的尝试，推动文学作品走向市场。此外，当时没有太具体的想法。

记者：你认可“此次文学作品公开高价拍卖，也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作家向国际惯例靠拢、文学作品开始走向市场的真正

标志”这个观点吗？

卫慧：我后来从媒体的报道中发现，本次“叫卖”小说，竟无意中创造了几个第一：首次同一作家“叫卖”6部长篇小说；叫价全国有史以来最高；中国加入WTO以后，第一个把小说当成商品拍卖的作家；第一个把小说分成“单行本版权”、“影视改编版权”、“外文本版权”、“繁体本版权”等版权“叫卖”的作家；把小说卖得最快的作家。由于有这些特殊性，大家提出了上述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至于是否为“文学作品开始走向市场的真正标志”，可能要留给后人评说。

中国加入WTO后，大家关注的是企业和经济问题，文学作品历来被忽视，甚至被漠视。这对作家和文化工作者来讲，很不公平。其实，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完全有理由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但因中国文人历来信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理论，作家一旦与市场打交道，似乎就沾染了铜臭味，就会招来非议甚至责骂，害得很多作家不敢往前迈步。这种观念在市场经济时代，是很落后的。在市场经济时代，作家不仅要会写作，而且要懂市场，这样才能真正“与时俱进”。如果这次“叫卖”小说能为推动中国文学作品“与国际惯例接轨、真正走向市场”出一点点力，我将感到很欣慰，并将为之继续努力。

记者：对于你喊出的价格，一些人持怀疑态度。那么，你觉得自己当初开高价的最大理由是什么？

卫慧：首先我认为这个价格不高，现在想起来觉得偏低。如果现在有人只以一百万的价格买下小说的永久版权，我是绝对不卖的。必须远远高于这个价格才愿意出手。认为部长篇开价百

万就算天价的人，骨子里多多少少有点轻视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和别的商品不同，别的商品的损耗速度很快，而文学作品完全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倍增。即使其有形价值不增，其无形价值也必然永远存在，起码可以成为作家及其子孙后代的“财产”。

现在的歌星，一个晚上的出场费动辄几十万元，但没有人感到惊讶，而一部长篇小说从构思到完稿，不知凝聚作者多少心血，只开价几十万就普遍感到惊讶，这是个重“娱”轻“文”的年代。这一点，连许多作家本身也常常瞧不起自己，总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值钱，或像个小女人，不敢面对市场。市场经济时代，作家不应该再处于“阳痿”状态，该“愤怒”的时候，就应该“愤怒”起来。我很希望以后有人能把自己的作品“叫卖”出比我更高的价钱，不管卖不卖得出去，那都是真正为作家争了一口气。

记者：请问“叫卖”的第一时间有什么波折吗，除了后来的黄诚坚，还有没有相关人士曾经相中了你的作品？

卫慧：《性爱日记》报上连载的第二天，就有一名书商通过该报记者和我联系过合作出版的事，但我兴趣不大。后来，深圳一家颇有名气的拍卖公司老总也通过该报的一位工作人员主动找到我，想代理拍卖小说版权。这可能是我运气比较好的原因。

紧接着，著名影视制片人黄诚坚在厦门拍戏现场看到报道后，两次专程赶来深圳与我洽谈购买电视剧改编权事宜。我们谈得很顺利。其实，这时已经有十多名书商找上门洽谈，但我的兴趣是卖给出版社。

目前外界普遍有误解，以为我以一百万的价格把两部小说卖给了黄诚坚。香港一些媒体甚至报道为“成功拍卖一百万”。其实，黄诚坚买下的只是“电视剧改编权”。我现在还保留着“单行

本版权”等其他版权。拍卖会根本也还未举行。

记者：黄诚坚以改编池莉的《来来往往》、《生活秀》等小说而出名，目前这个影视策划人买下你的作品的电视剧改编版权，这意味着你将不断“火”起来。对于这样的结果，你感到满意吗？

卫慧：谈不上满意不满意。我只是感到卖得太快了，很意外。至于“火”不“火”，我觉得不重要，关键是作品要拿得出手。因为作家不是影星，人们关注的是他的作品，并非作者的人本身。

记者：原本你准备把作品的电视剧改编版权、单行本版权和外文、繁体版权捆绑拍卖，但现在只卖了电视剧改编版权，那其他三项的拍卖还将举行吗？大约什么时候？

卫慧：这个问题提得好，目前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我曾打电话问过黄：现在电视剧改编权被你买了，拍卖会还开不开？他的意见是照常进行，但拍卖公司的老板却有不同看法。这也是拍卖会一再推迟举行的原因。至于以后会不会取消，还得和他们商量。

记者：吴先生，据我所知，黄诚坚对你的作品在改编电视剧这个角度上评价很高，能否说，你在写作过程中，就为小说的创作方式铺下了改编影视剧的某些准备（如“匹配”影视剧的语言、场景等）？

卫慧：对。确实是在写作的时候，头脑里满是电视剧镜头。这可能是我想像力还算比较丰富的原因。黄诚坚当时看上这两部小说，除了他说的“语言和情节富有个性”外，可能这个特点也吸引了他。

由于和东方剑的相识是在海边儿，所以，她每次和他见面的地点都定在沿海边儿上的“海滨公园”内朝上走的一条小路上方的小树林中，那里面有一条长木椅子可以坐人。

这个地方是公园里面最僻静的地方，除节假日外，这儿几乎没有人来光顾。但是，这个地方陆潇潇喜欢，因为坐在那长椅上能看到海和海的浪花的远方以及在海上时隐时现的来来往往的船舶……东方剑对于这种见面方式颇有微词，他的意思是陆潇潇一个人住着一百七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何苦顶风冒雨地来这儿约会？即便是浪漫也不用太过分了呀？没有想到她瞪着一双永远神秘莫测的修长的眼睛朝他幽怨地看了一下说，我哪儿是在寻找浪漫？房子再大也是个匣子！而且那个匣子是我卖身的契约，它和写在纸上的契约的不同之处就是从平面到立体！她还说，我再看重爱情也不能在别人为我买的房子里和你约会呀？那样，即使是不在乎，你作为男人的自尊心能受得了吗？话说到这儿，东方剑就不言语了，他的像剑一样的目光也就瞬间黯淡成一片浓灰色的乌云……每逢此时此刻，他俩都很沉默，仿佛整个空间都有一种窒息之感……这个时候，陆潇潇就丢下他一个人慢慢地走向大海边儿去看鸥鸟……鸥鸟不多，也就那么三两只，所以也就显得她的背影很冷落……海上起风了，将她黑黑长长

的秀发和白色的长裙吹起又吹落，远远看去很像是街头艺人们手中快速成型的剪影……

她的头一直在看着远处而不肯回过来，直至海浪打上来！

每逢如此，东方剑就明白，陆潇潇是不会跟他走了。他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他很想上前去赔小心赔笑脸但又明白无济于事。她的个性很强，如果惹了她，要隔一月半月才能使她渐渐好转……既然如此，他今天只有回家去住了。虽然这结果他很不情愿，虽然他很想念陆潇潇那柔软的身体。想到她柔软的像蛇一样缠绵的身体他不得不很不甘心，因为他太想她的富有灵性的身体了，而且只要一想到她温馨的身体他就亢奋得不得了！所以，每逢他下了船首先想到的是给她打个电话约一下，如果她“方便着”，就去预订一个好一点的酒店好一点的房间来接她去住一个晚上，当然那个晚上是很尽情很狂热的……陆潇潇早就没有什么工作了，她工作时曾经很出色，但那是以前的事情了。如果她“不方便”，则是那个供养着她的叫张俊儒的男人住在她那儿了……

虽然陆潇潇现在的生活方式在正统人的眼睛里看来有点儿不合规范，但这并不影响东方剑对她的爱恋。他这人好就好在对她有足够的理解，理解她走到今天的地步有她的道理和背景原因……

他虽然没有什么大本事，但他却知道在爱情里首要的应该是体贴。看着她的背影那样孤单，他就在心里暗暗责怪自己能力太小。他想给她一份安宁富足和平静优雅的生活，但又明白那是一个很难达到的目标。

当然，他并不为此而放弃对那个目标的努力！

时间在悄悄过去了有近一个小时还多，但东方剑仍旧坐在那长椅子上看着她的背影不想走，因为看到在蓝天白云的辉映下她黑发飘扬白裙起伏的优美背影他就感慨万千，这个在海的衬托下像纯情少女一样的陆潇潇就是那个和他赤裸着纠缠在一起的性感十足的陆潇潇吗？每逢此时，他都一千遍地在心里拷问着自己。他有时也恍惚，难道真有两个陆潇潇在和他交往？他只要一想到此，就有一种想跑到海边儿去将她拉到自己怀里扯开她的衣服的冲动！并不是想在这蓝天大海的背景下与她做爱，而是想看看她胸口的那颗闪亮的红痣还在不在！因为，真正的陆潇潇的胸口是有一颗闪亮的红痣的。

想到了她的那颗红痣，他就想到了第一次与她相识时的情景……

与她相识的情景很有点儿像是一些作家在小说里面安排的俗套，但当真的遇上时，就不俗了。

那天也是一个万里无云又明朗的夏日黄昏，东方剑在家里和妻子洪云吵了嘴，一赌气便跑到海边儿来了。他想一头扎在大海里让那吵闹和烦躁见鬼去吧，却没有想到正要往海里跳时却发现海的深处有一个黑色的小点儿在被海浪掀得无所适从……凭他多年的海上经验，他断定那个黑点儿是个人，而且那人已经遇到了生命危险！于是，他想也没想就跳进去奋力游向了那个黑点儿……当那个黑点儿被他救上岸来时，他自己也累得躺在了海边儿上久久没有睁眼的力气了，但他还是硬挣扎着起身给那个人往外控水然后做人工呼吸……折腾了半个小时，那人才终于睁开眼睛来看他，我的妈呀，原来是个女人，

而且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尽管她已经一副风吹雨打的样子,但仍然掩不住她射向他眼睛里横冲直撞的美丽!美丽白皙的脸蛋下面是她洁白细嫩的没有一丝折皱的脖子,没有一丝折皱的脖子下面是一颗像小黄豆那么大小的红痣。那红痣红得很特殊,是那种闪闪发亮又非常神秘的一种红,是他东方剑活到三十五六岁上从未见到过的红!当然,要不是她穿着胸口开得很低的游泳装,他是不会看到这颗特殊的红痣的,因为它长在她的两乳之间的稍稍上方一点儿……所以,那天醒过来的陆潇潇给东方剑的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她秀丽的脸而是那颗神秘的红痣!那颗神秘的红痣乍一看很像是挂在她胸前的一颗红宝石,只是比红宝石更富有生命和质感!

那颗红痣是一个象征,介于贞良和放荡之间,其美妙让人感叹!救醒她之后,等待她彻底缓和过来时,夕阳已经潜到海底去了。

她先是真诚地对他说了许多次“谢谢”,而且并没有一般女性因为自己穿着泳装在男性面前表现出的那种故作扭捏。她只是很坦荡地看了一眼他弄湿了的衣服说了一句“你去换换你的湿衣服吧”,然后又歉意地笑笑说“对不起,我也先去换了衣服再回来”……

她就那样穿着那件黑色的泳衣朝着一排小木房子走去了,而且走的步伐很优雅,像是一束美丽的黑色火焰在沙滩上飘扬,根本看不出是一个刚刚经历了风险差点儿被大海吞没生命的女人……他看到地走到了一排装修华丽的小木房子前时突然想到她会不会是个并不存在的梦?是呀,这样的女人这样的神秘意境真让他有一种在读一本侦探小说的感觉。当他想着这些去找寻她时,却看

不到了她的踪影，他猜测她是进了某一间小房子……他生在这个城市里，知道那些小木房子的租金是不便宜的。上高中时，他们班有一个女同学和她的家人来游泳，就是每次要租一间小木房子的，在同学们眼中，她因为能租用那样的小房子就成了有钱人家的象征。女同学的爸爸是舰队的副司令员，曾经到他的学校去做过很激动人心的报告。东方剑没有进过那样的小木房子，所以便将那里想象成一个小宫殿模样……事情过去了二十年，他对那小木房子的向往渐渐淡了，但那小木房子却随着时光的变迁越建越像模像样越豪华了……十几分钟后，她换好了衣服回来了。她的衣服很简单，是一件淡蓝色的纯棉无袖前开口的连衫裙，而裸露在外面的小腿却修长得让人无法将眼睛拿开……他开始注意，她的个子在一米七左右，整体看去虽然瘦但不弱，走路有一种职业模特儿的风范，很耐人看的。

在他细细的打量下，发现她化了一点淡妆，不让人讨厌的那种。

她的脸上褪尽了刚才的“风吹雨打”，换之的是一种张扬着的美丽风采！

“真美！”他从心里赞扬。

站在她的对面他马上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这个女人是那种穿着破麻袋片子也会穿出风情万种的尤物，任何男人都会被她所吸引，无法抗拒。

“我请你吃晚饭好吗？”

她扬一下手中拿着的一个蛇皮小包，看样子很昂贵的。他由此想到了那些摆在高档商店里橱窗里闪闪发光的物品。

“如果仅仅是为了答谢我救了你，那就算了！”

这是他的自尊心，他不得不维护。

“算是给我压惊，好不好？”看样子她看穿了他的心思。

“既然是给你压惊，这客就应该由我来请！”他仍旧不放弃男人的自尊。

“好吧。”她很乖巧地一笑，顺了他的意思。

他们踩着软软的沙滩朝公园上方的小石板路走去，期间，他的白色的软皮休闲平底鞋可能灌进了沙子，她不好意思地对他说声“对不起”，然后扶着近旁的一棵树脱下鞋来在树干上敲打了几下又穿上了！他注意到，她的脚长得很好看，顺顺的很修长很精致。他们出了公园的大门朝东走着，一会儿来到公园附近的一个小餐馆，那餐馆的位置建得很巧妙，正建造在一个伸向大海的小陡坡上，朦胧地看去，很像是一只停泊在港口的船只……

胖胖的老板娘一脸微笑着将他们领进了一个靠海方向的小单间里，坐在靠窗户的一边儿，那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听得真切！

“吃什么？”他忘不了他是“东道主”！

“螃蟹！”她只点了这个。

他又说了几个菜，很家常的。当然还有两瓶啤酒。

……她不喝啤酒，她说啤酒是属于男人的酒。问她喝什么酒，她微笑着说我吃螃蟹时只喝茶水，而且要喝菊花茶。

于是，他让老板娘送来了菊花茶。

……那菊花茶看上去是上好的，颜色淡淡的一种碧绿，很赏心悦目。

……螃蟹也是上等的新鲜货，桔子黄般的颜色让人

很提食欲。

……他示意她吃，她给了他一个很单纯的微笑之后就用手拿走了一个。

他发现，她的手也和她的脚一样长得别致修长。（后来他们关系近了之后他谈到最初对她的印象，而且特意赞扬了她的脚和手长得那样精致。她听了后微笑着开心地说，你是一个懂得欣赏女人的男人，而且很难得。）

……几只新鲜的螃蟹在她的手里一会儿就变成了一堆“垃圾”，而且那上面一丁点儿肉都不带有的，干净得如同被清理过的蛤皮。

他惊叹她吃螃蟹的技巧如此娴熟！

“这么喜欢吃螃蟹？”他又拿起一只大的放到了她的小碟子里。

“是的，从我妈妈那儿遗传来的！”她点了一下头表示谢意。

“老辈子就在这儿了？”他看她吃得那般专注，便后悔不应该这个时候打断她。

“妈妈和爸爸曾经在这个城市工作过，我也是在这儿生的。”

她正在用牙齿将一根粗壮的蟹脚“打开”。

“父母生了三个女儿，我是最小的那个。好在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不太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否则，我就惨了。我五岁时，我们全家调回了上海，听妈妈说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当然，回上海主要是爸爸的意思，因为那儿是他的出生地有我的爷爷奶奶！”

这时，蟹脚已经被她的舌头“打扫”得干干净净！

“噢……”他拿过一个螃蟹，用手熟练地打开，用一只

蟹脚取出蟹黄送到她的嘴边儿……

她愕然!但还是很快地微笑着伸过嘴来让他将那蟹黄放了进去……

他发现,她的舌苔有点儿白,略读过中医书的他猜测她有点儿胃火。

“谢谢!”她的脸红了一下!很短暂的一下,但他却莫名其妙地激动了。

“后来,我在上海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大学是……是考了第二年才考上的,为此,妈妈说我遗传了爸爸的智商。她说爸爸做什么事情都要第二次才成功。”

“有许多事情都不是一次能成功的,特别是有些具有创造性的事情更是这样。”

他剥开了一个蟹子送到了她手上,她笑笑接了过去。

这次,她没有说谢谢,他觉得很受用,关系近了一步。而且最奇怪的是心里原来的怒气一点儿也没有了,由于这个陌生女人的出现,在家中吵架生气的事儿云消雾散。

“你说得很对,在这个都市里,有许多建筑是我爸爸的杰作……噢,原来的邮电大楼就是其中之一,只是现在拆除了,很可惜!”

她拿起了他剥好的蟹子吃起来……

他想起了那座绿色的建筑物,虽然不高,但很气派。他小时候经常受妈妈的委派到那儿去发信寄包裹,给在新疆当兵的爸爸。现在,在原址上又建了一座邮电大厦,虽然很高大很漂亮,但却失去了和整个城市的和谐,而且太高太细,像轮船上一根高高的烟囱!

也许那个如今的设计者所追求的就是那样一种效果也说不定。

有一块小小的蟹肉沾在了她的腮边儿，他踌躇了一会儿，还是拿一块餐巾纸给她擦去了！

她又脸红了一下！有点儿羞涩的那种红。这次，他没有激动，但却感慨，感慨她的皮肤在血液充溢之间变得透明而又细腻。

“还有原来的空军疗养院，也是花了爸爸好多心血的设计作品。”她看着他的脸说着。

“噢！”他拖了很长的声音，以此来表示他的佩服和惊讶。

她看懂了他的表情，用一个很柔软的微笑来作为答谢。

“我读的是中央工艺美院，学了四年的室内美术装潢。用爸爸的话说是他生了孩子，我来涂脂抹粉。”

她开始拿一块餐馆准备的小毛巾擦拭着手，那螃蟹还有两只放在盘子里。

“噢，这个比喻不错，也很形象……再吃！”他喝下一口啤酒，觉得很爽意。这是海滨的传统啤酒，他从十六岁就开始喝了，算算已经喝了二十年。

“我一口都吃不下了！”她拿起酒瓶为他倒满了酒！

“谢谢……怎么吃那么少？”

“就今天晚上这一顿猛吃，我要回去节两天食的！”

“啊？”他的杯子在手中停住了……

“这对男人来说很难理解……但时尚杂志上却教导女人游泳能保持身材……”

“所以你就……”他爽朗地笑出了声，那笑声使她有一种放松感……

“身材是女人的另一块金字招牌，而保持美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比如今天我就领略了一回……其实……其实

两年前，我曾经准备在大海里结束生命的，以为死在海洋里应该是最富有诗意的。因为大海可以让人回归于平静和纯洁，因为它比土壤更具有生生不息的源泉和力量，更让人以为在海洋里结束生命并不是与这个世界分手，而是让生命在一个更加博大的世界里重新繁衍……可是，当我在海洋中遇到不测时，感觉是现实海洋的广大和深奥也有它让人恐惧的一面……这一次，算是尝试了一次……好了，你应该说说你自己了，要不，不公平！”她说着很媚眼地笑了一下，使他的神经也跟着也“媚”了一下，啤酒在他的手中洒了一点点儿……

看她递过她刚才用过的小毛巾，他赶紧接过来将手上的一些啤酒揩干净了！

那块小毛巾微微散发着一丝清香，有点儿让他心猿意马！

“我是生在这个城市的，我的祖辈们也许从还是猿人的时候就生存在这儿了……有关你说的那个在海洋里结束生命的想法从没有产生过，倒是第一次在海里游泳时喝了不少的水……不过，人都是不太容易接受教训的，而且还会对没有被征服的世界充满了打败它的勇气。所以，第二天，我又偷偷背着妈妈去了……”

他说着觉得好笑便笑了，她也跟着笑了。

“男人的性格里一般都有一定程度的征服欲。”她插了一句话，在他听来非常得体。

“我读的是海洋学院，比你强的地方是只考了一次……”他又笑了，很歉意的一种笑。

她还了他一个笑，很真诚。

“毕业后分配在大连的一家海洋研究所，但那个单位